

自拜登受藏之典肇於周禮歷代相因著為令編之設尚矣

國朝制詔五年一編審以五年內田產之興廢不同徭役之多寡宜異均勞逸權輕重法至善也朝邑土瘠民貧而額丁幾滿十萬每屆其時盡人懷規避之私念爾奸蠹胥書復從而熒惑之於是弊實叢生遂至於莫可禁如戶之大者非苞苴之私投則請謁之公行本宜多坐而反減者有之大戶減則弱戶益增放富差貧弊一也三門九則操

同州府志卷中

文徵錄

書

縱其長吏弊端之上下下其所欲上一丁而供數丁之役上其所欲下數丁而無一丁之費况吏緣為奸無由窮詰弊二也當官既以地畝起例而民間復照人數分派稍有更卸輒執脫漏之律以繩之有地者脫籍而嬉無地者剝肉以補苦樂不均弊三也籍紳衿裙及府吏曹掾如果負郭有田照例豁免一丁乃有無地而暗包他業以沾優異此非貽累窮簷之源乎弊四也至於常住有地寄莊有戶編流黃冠之徒託言方外而不之任同華澄邨之氓恃在隔屬而不之承嗟我朝民能無代輸弊五也有此諸弊而

卒莫之釐正使拜登受藏之典相沿而成頭會箕斂之

億嗟不知其幾何年矣今我邑侯王公滇南名儒也莅朝五載其美政洋溢雖更僕亦未易數適值編審之期戶吏復以舊例嘗侯侯弗善也細閱賦役各冊早已得其原委與弊所由導出獨斷立畫一法定以有地七畝坐以一丁為則諸凡無地並有地而少者悉不與焉未審之前榜陳夙弊較如列眉矢誓神前不啻瀝血及臨審之際絕貧緣杜巧營邑門之內無敢干三尺而賄免者是放富差貧之弊無矣照地坐丁註以實數且親裁自定毫不假手吏胥

同州府志卷中

文徵錄

書

縱有狡猾誰敢上下其間是那移門則之弊無矣遍召花戶溫語細詢使丁多丁少皆自了然而豪惡巨奸無自施其欺罔是私派飛灑之弊亦可以無矣他如懲濫免貽累之弊則清查占役而嚴禁包攬懲代輸偏苦之弊則坐丁常住而分徭寄莊此其意何莫非為我縣之單赤計哉是役也辨色而興丙夜而寢風寒不避心血幾乾即至頌聲流聞謗讟竭起侯亦兩忘之耳事竣歡聲動地咸謂我侯大有造於我朝矣而侯且遠巡謝不敏曰吾第揆乎理度乎勢為爾曹立一均平法不知當平否耶有味乎言之哉

於是閩邑士庶斬石鑿碑以誌德意願繼侯而來者遵侯之意守候之法則吾儕食福於一時者且將食福於百世矣侯諱兆齋字東注號曲江雲南賓州人庚午科亞魁秉鐸於師宗州其來朝邑蓋由特陞云

重修城隍廟記

王學謨

太祖高皇帝誕膺天命爲百神主洪武元年詔天下郡縣建城隍廟封爵有差以帝以王以公以侯以伯三年以爵不應經意改稱本號司官民善惡凡吏於其土者始至必齋宿廟舍先與神誓而後視事祀孤魂則以神主其祭蓋

同州府志卷中

文徵錄

三

寄以幽明之責誠要神也古不載祀典唐李陽冰一爲霜雲城隍廟碑其文不過三數行然亦非制也我高皇帝始著之令典編祀於天下聖謨幽潛神道設教之心度越百王矣吾邑城隍廟成化中祥符李公英增拓之宏治中南陽蘇公榮重新之嘉靖中澤州鄧公相再新之二十年來朽蠹剥落日就頽圯今劉公始加修復夫有司之職治民事神二者而已然惟賢者則敬神否則自絕於神何敬之有故賢者惟恐神之不靈不肖者惟恐其靈也賢者潔已愛民弗得其人將求之神是故惟恐神之弗靈無以鑒已

之誠不肖者贖貨虐民外欺乎人必忌乎神是惟恐神之靈以燭彼之隱然神之靈不可昧也自廟之建垂百七十年而中間長於斯佐於斯幕於斯不知其幾而修之者四公蓋皆循良令也故於神崇焉是役也不取之民不取之官於有罪者從惟輕之典以示罰故用而不費成之速而民弗知勞劉公諱尙義晉之汾州人以名進士拜監察御史謫判秦州稍遷至今職其先大父諱志嘗丞朝邑亦以廉著云

河濱神靈源公祠廟記

王延昌

同州府志卷中

文徵錄

三

中國經濱河爲長上應析木下朝扶桑演崑崙踰積石緣大漠經龍門灌注九州之間經營萬里之外鱗介所宅神靈所都元冥總之以名官憑之以爲伯唐堯觀諸龍圖肇見周公沉璧榮光發祥元符之末彪炳灼古先哲后罔不欽崇奠封居之儀修壇壝之制存乎祀典代以爲常則班固序漢書所謂河祠臨晉是也偉其南值太華左臨中條渭水過其旁汾睢揭其後風雲相盪精氣交馳於以禮神事之宜也不然發源自遠地則多漫胡爲不昭晰於他邦獨受享於茲土前賢經始抑有其由至於春以泮凍秋

以涸流初以歲請終以報願嘗醪有加駢駒是薦蓋以在  
雍州之域通天子之都地既稱雄禮云異數與夫淮流桐  
柏江出岷山僻在遐方莫我京也幽贊之力實賴河公以  
潔爲清瀾至於數四息昏墊之苦絕羨溢之憂濱河之人  
澗無大害此靈長之德上善之功也所以正直享以精誠  
未嘗不誘其來而降之吉也或進以便佞言以矯誣未嘗  
不奪其魄而貽之禍也歲大旱而作霖雨時大札以惠嘉  
生依仁而行惟德是輔天寶歲安祿山稱兵朔裔肆逆東  
夏煽疑扇燥蒸人蒸焉宗社有綴旒之危士庶畜咄原之

同州府志卷中 文徵錄

三

懼太上南幸肅宗北巡賊相張儒據有長安賊將崔乾祐  
固守蒲坂今關內河東副元帥中書令汾陽郡王郭公時  
爲兵部尙書門下平章事朔方節度使訓兵蓄衆超百二  
之險謂此邦底定則京師可圖虔禱於河潛軍以往金鼓  
掩夜渠魁出奔遂收蒲城神所遵也及師次渭汭陰霧晦  
冥公假寢之際夢河神謂曰永豐倉側將有急變不如速  
退姑以避之此全軍及郊虜已雲合克違寇難神所扶也  
其後李國貞之遇禍公復總戎故絳僕固懷恩之逆命公  
又出鎮河東大君日肝食中外騷擾公獨奮無前之勇馳

不測之深始按節而來終奠醑其邁所謀必克無往不平  
再安叛渙神所相也爰自兵亂以迄於今時更十年代歷  
二聖國之氛霾惟河公蕩滌國之土宇惟河公廓開國之  
忠良惟河公保佑國之好惡惟河公殄摧誠靡幽而不應  
澤罔微而不該得一以靈不其宜哉汾陽王深維據我屢  
崇昭報奉牲玉莫敢愛也致精意未嘗怠也每蠲吉歷選  
自郊徂宮奠於堂戶之間則神之昆弟具在醉於屋漏之  
內則神之伉儷攸居支壘相望男女無別公曰神人之主  
也禮政之源也人有上下則禮有內外之制人所謂百神

同州府志卷中 文徵錄

三

具可考盡築館於後以安靈匹乃詒於副元帥副使太子  
賓客御史大夫知河中府事崔公禹量功命日而後役於  
河西縣大夫李開不徵貨財不憚日力曾不踰月克復於  
成大厦踞壑其特起內寢旣立神儀穆然於是齒危髮禿  
之老王瑞等進而稱曰大河浩蕩敝邑之望也自公仗鉞  
三至我里靈應盼蠶未嘗或欺國之克復實始於此安天  
步於艱定人心於驛騷大君成湯武之功賢相保桓文之  
業皆神之由也矧內寢棘翼今茲有成此而無述何以示  
後願刻樂石以彰厥庸公教曰諸公之辭固不可抑頌祇

則可無推美於子墨客聞敢繫辭曰浩浩長河中國之紀  
洪流激射橫致地理蒸雲吐霧薦圖効祉是曰經濟斯爲  
德水聖唐六葉巨猾挺災斯邑靡城如霆如雷汾陽矯矯  
仗鉞而來乃臨蒲坂神實先導乃亂渭水一一胥告嗟我  
上相神之所勞汾陽之德溫恭正直柔嘉維則忠勤是力  
秉心泉塞不測不克東西南北勦絕奸慝入登九命一人  
是毘出統三軍四方是維維言祐之河公降禧衆神在列  
會未區別公爲之節內寢攸設寢廟亭亭中外有經濯濯  
厥靈妃耦攸寄於戲詞字焜耀中土在河之澚在城之下  
刊茲片石照灼千古

同州府志卷中

文徵錄

單

華原書院記

楊衍嗣

古者國有學遂有序黨有庠家有塾自天子王公至於庶  
人莫不教之以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豈故爲是繁文  
縟節強天下以所不能哉亦將因其人性之固有勉其職  
分之當爲而使當世之士明先王之道爲有用之才而已  
也哉

國家鼎興百二十餘年海內又安振興文教

詔直省建立書院廣育人才於是州邑郡縣莫不爭立學

舍而朝邑舊有西河書院第規模湫隘不足爲諸生藏修  
之所余承乏是邑恒懼人才渙漫儒效疎濶無以仰副

聖天子菁莪棫樸之意思所以廣之而署東故地厥址爽  
塏遂與邑之紳士捐貲鳩工建堂延置講齋以及棲士之  
舍無不備具工既竣適顏之曰華原書院余方爲經其膏  
火酌其條教欲與二三子時相討論以樂觀其成而適奉  
檄西行然歐陽永叔有言教學之法本於人性磨揉遷革  
使趨於善惟善教者以不倦之意須遲久之功至於禮讓  
典而俗醇美然後爲學之成况朝坂之區大河繞其東華

同州府志卷中

文徵錄

單

原距其北山川孕毓之奇人文蔚起之盛尤所謂其教易  
入而其化易行者哉今其學甫立漸有成效惟後之君子  
毋廢毋慢而使茂草興嗟幸余他日者馳驅  
王事道經斯邑入其境將見人人譁禮樂事弦誦俗多仁  
厚之風戶鮮蠶桑之習修之家足以明先王之道獻之  
廷足以爲有用之才庶不負余經營之初心而所厚望於  
朝人也夫故於其將去也泐詞於石而爲之記

華原書院記

吳忠誥

朝邑水秀山明瓌璋絕特之士代出問所以琢磨而淬厲

之則宰斯邑者責也前令玉臺楊君捐廉倡義始建華原  
書院甫就精誦任霸陵予自庚寅冬莅事卯春苦旱募設  
粥廠三旬雨降麥大熟餘米變價得銀柒百餘金詳明上  
憲歸入書院修膳各增有差予惟士氣需乎振作豪傑奮  
興難概中材以下而殊尤異敏終資涵育以成海蚌剖而  
明珠始顯崑竹斷而鳳音始彰荆璞琢而寶光始現我  
朝久道化成人文蔚起績學鴻儒培養深沉明道術而通  
政治窮經致用卓然軼羣自俗士薄植不務實勝文章經  
濟視爲兩岐惟戶誦墨牘家守房行以祈弋獲幸而見售

同州府志卷中

文徵錄

聖

遺笑大方不則皓首伊唔薄無一得名未可以幸成而學  
徒荒於不殖豈非教術未端滋之誤哉予承乏茲土忝有  
父師之責書院一役私心惓惓非直爲楊君善厥後惟願  
此邦人士養其根而竣其實樂羣敬業相與有成也至若  
藏修之暇游息皆學望大河之來自天上汪洋無際則恍  
然於學有本原功深而效遠也溯涇渭之合流清濁迭變  
則憬然於美質難恃而習與性成遊必擇士也瞻太華之  
攢峯如蓮出淤泥亭亭雲表則可悟學之秀中彪外篤實  
而輝光也鐵鏃山東遠西折壁立千仞如仰程編修之奇

抱高侍御之介節也遊覽登眺皆足以疏滄精神發揚性  
情又豈徒呻吟咕嗶乞靈糟粕已哉抑書院錫名華原山  
峙其北故也諸生業精於勤文章報國卽謂清華之品由  
此其選亦無不可予向爲諸生肄業晉陽書院八年日月  
切磨學業寸進概由乎此若謂長官以此爲報最之資多  
士以此爲市名之地則非鄙懷所敢知已

修建文廟學宮記

夫子之道在萬世夫子之廟貌遍天下而學宮者沐聖人  
之教澤以養育人材者也我

同州府志卷中

文徵錄

聖

國家振興文教百餘年來培養深醇士多爭自濯磨以求  
不負所學而官師之責爲尤重蓋官師有賢否而學校之  
興廢因之學校有興廢而人材之成敗由之矣朝邑文廟  
自邑侯楊公修建後三十餘年破損殊多而學宮自明季  
以來荒涼特甚則所以修飾而整頓之者誠不容已也  
今上龍飛之十八年中衛劉先生秉鐸茲土見此氣象急  
於修整請於邑侯成公公曰惟先生其實圖之因謀於紳  
士紳士咸欣欣然樂於從事也事定邑侯高公至又慨然  
樂成厥事而典廳薛公與爲贊勳以及督工生員李篤生

上官汝欽上官德轍段雲錦監生白永成饒永昇焦復遂  
蘇玉麟鄉耆雷起祥吏員王進忠同心協力夫而後啟者  
修之如大殿兩廡崇聖宮明倫堂敬一亭泮池內外學宮  
門牆靡有弗新也無者建之如省牲所講堂射圃書辦門  
十房在在悉滿焉工始於乾隆十九年二月落成於二十  
一年三月三閱年而始就甚矣成功若斯之難也夫  
國家所重於學校之地亟亟然惟恐官師弗以爲重而墜  
之致匹夫匹婦放逸失教也乃於所設置非惟不知修飾  
其視其弟子不啻秦越人無所及也先生獨於

同州府志卷中

文徵錄

聖

國家亟亟於是焉者以亟亟然興起而涵漬之使英雄俊  
偉之士班班然由是生也其教詩說禮孝弟睦讓悠悠然  
由是益厚也余待罪儀隴家弟姪來歷歷言之不爽而邑  
之薦紳先生附書囑余作文以記之余故述所以成其事  
者而深幸吾道之賴有人也尤望吾鄉之都人士體賢侯  
與先生作成之意共鼓舞而振興之使夫聖道光昌人材  
蔚起所補不誡大哉乾隆二十一年儀隴縣知縣邑人趙  
蒲撰

重修文廟碑記

歲在壬申乾隆之十七年也余除夕到任次日正朔恭謁  
至聖先師廟見其宏敞壯麗肅然生敬因問修建之由於  
弟子員咸曰此皆前任邑侯楊公之力也公自雍正三年  
春到任見廟廡湫隘蠹塵不可以妥神靈不足以聳觀瞻  
爰進紳士而語之力爲振興身先捐俸三百金於是衆皆  
感動興起勃然捐助莫遏也而公務稍暇卽至廟指畫綜  
理自朝至暮寢食不計凡大殿兩廡戟門櫺星門以及泮  
池照壁柵門無不一一齊整又建立奎文閣書院計費四  
千餘金計時六十餘日而後功成其曰楊公之功如此惜  
乎功甫告竣一旦讀禮而去也設不去則學宮亦且漸次  
修整不至如今日荒涼之甚矣言及與衆皆感激泣下恨  
未立碑致公之苦心厚力不自於後世也噫楊公之勤政  
愛民余未見者姑勿論卽此亦可謂有功於聖教矣夫自  
公至今三十餘年時雖久而口碑猶存更歷年所故老猶  
有存焉者乎安知不埋沒於荒烟蔓草中也今又重起修  
建喜功之已成立碑記事而生監上官汝欽白永成等向  
余懇請作文爲楊公補立碑記以傳永久余曰是矣但功  
不自成有主之者必有輔之者其間何人督工何人伙助

同州府志卷中

文徵錄

聖

尋覓簿籍無有存者姓名不可復識矣其奈之何諸生日  
不有主者誰其輔之無者闕之可也請誌楊公之功於不  
朽余遂據所述者筆之簡端勒諸貞珉云夫聖道之明於  
天下學校之力也學校之興於一方官師之責也楊公尊  
師重道以大其功諸生感公銘德以紀其盛均得之矣學  
者能實體聖賢之學因廟以生敬因敬以立身庶乎仰正  
學之宗得楊公之意而先後同揆毋徒作傳名空文已也  
公諱臚賜字華殿雲南石屏州人辛丑進士由翰林院庶  
吉改授朝邑縣令奉牌奎文閣中八月日紳士供香火致  
祭焉是爲記乾隆二十一年儒學教諭中衛劉得炯撰

同州府志卷中

文徵錄

巽

尊經閣記

聖天子尊師重道加意作人今天下自京都下及郡縣邑  
皆立至聖先師孔子廟廟必立尊經閣以爲藏經之所蓋  
尊經正所以尊師意至深也朝邑舊有閣在明倫堂之北  
前司牧楊公以地涸市廛移置廟之東南異地而肖奎星  
像於其上顏曰奎文且以舊閣地址建廡舍數間以爲奎  
文報賽之資而尊經之意於以久缺矣茲者邑侯吳諱忠  
誥字登書以選拔來宰是邦政務休暇時留心補缺興廢

培植風化旋以創建河神八蜡祠餘銀重整修聖廟興復  
是閣移置神像於其南以上應文明仍頌其閣曰尊經而  
數十年久曠之典不勞而興矣已復念西河書院師儒雖  
設而修脯衰薄無以獎勵後來卽以廡舍賃資一十一兩  
餘移歸書院著管事人經營生息以作將來買地膏火之  
本一時言語懇切照人肝膽昔人云一舉而三善備其在  
斯歟他日者文材崛起文章聿興我侯之功寄不偉哉  
等身沐膏露敬荷陶成竊恐後之承流者莫識其源也是  
爲記乾隆四十二年歲次丁酉春三月立癸酉拔貢生雷  
長灝撰

同州府志卷中

文徵錄

巽

西河書院地租記

庶常楊侯出尹朝邑六年於茲矣本經術以布治道定河  
界辨軍需不擾不忒吏民懷之於是次第修舉廢墜復鼎  
新廟學其規制一準夫闕里堂皇魏煥大體斯崇甚足以  
振士氣而宏教澤也而又於學左立西河書院專祠卜子  
集朝人士之有志有行者課業其中歲辛亥以落成來告  
誌館青旣書之於策以傳永久而猶慮紹述之無人則假  
爲廩園廩監不數年而推爲薪鞠爲草者共恒耳乃進朝

士告之曰夫日之麗天也赫赫明明靡所不照而月與列星借日之光以爲光亦足以使晦者常顯而晝夜不息夫子之道如日中天而四聖十哲得夫子之道以爲道其大者如月其次如五緯又其次如二十八舍皆足以光照千古而不墜彼七十子之徒自四方來學於洙泗歸則各以其所得淑其郡國之士秦人有三焉曰壤駟子赤燕子汲秦子祖其所得於夫子之道以淑秦士者史策失傳而秦人至今猶依其姓名以致其仰止之懷若魏之少梁夏陽臨晉北澂皆與秦封密邇衛人卜子自魯歸設教西河經

同州府志卷中

文徵錄

吳

學旨明吾道之西千百世下有不溯卜子之澤而深其景仰者哉歷代分域龍門以西渭汭以北凡西河地悉隸秦疆則朝固關西閭闔也當日卜子以篤信謹守之誥而衍爲溫柔敦厚之教其所得力於誘導者莫不與天下後世共白之其對夫子論詩嘗曰昭乎若日月之明燎乎若星辰之爛學者苟能尊聞行知其始如燦燭火以希一隙之光漸且秉炬而朗徹久之有不共仰懸象之著明者歟夫列宿之繫於天也其光燭天下而不限於地然謂太白不主金氣鶉首非秦分星有是理乎侯之祀卜子以教朝人

殆欲先定其所守而漸進於風雅則根抵蟠固而枝葉暢茂闢學之盛豈可量哉朝人曰敬受教於是乎書之於石以示後之君子願相維持於勿替侯名臚賜雍正癸卯進士雲南之石屏州人糧鹽道沈青崖撰

我

國家養士百有餘年文教覃敷凡遐陬僻壤家弦戶誦矧茲朝邑跨三河而瞻二華鍾靈毓異代有英賢又卽爲向者卜子夏設教之地歟考唐開元時天下州縣里既各置學又置麗正書院聚文學之士撰義講有司復給之自是

同州府志卷中

文徵錄

吳

至於元凡先儒之所過化名賢之所經行並立書院置山長出錢粟以贖學者吾疑西河之士必且久有書院之設也而志乘獨不傳夫玉生於山不遇卞和則識之者難也珠沉於淵不遇象罔則索之者難也士修於家不遇良有司則激發而興起之者無人也當其株守蓬巷文章經濟引爲已任一行作吏此事遂廢往往而然尙安望其興賢育才相與以有成耶邑之有西河書院也本朝遼東朱君卜地於學之西爲社學厥後滇南楊君擴其基而更以今名

皇上龍飛之二十有三年浙西丁君首捐俸爲邑紳士倡  
置地若干頃以給生徒膏火蓋自卜子設教西河運之數  
千百年而後創有書院又歷三君子而後規模始備其難  
如此雖然毋徒以其名也古者八歲入小學知室家長幼  
灑掃應對之節見小節焉踐小義焉二十而冠入大學學  
先聖之禮樂知朝廷君臣上下之等修六德六藝之凡見  
大節焉踐大義焉是以治化隆而人材盛也茲幸際

昌期寸長一藝皆得有以自見而或狃於故習以專精舉  
業爲通人以弋獲科名爲得志儒者羞之誠欲聚多士於

同州府志卷中 文徵錄

至

書院之中以相教養則宜先端其所嚮而後漸有以和平  
其血氣剛淑其見聞俾務爲明體達用之學而不尙空虛  
無實之詞如是以處則德行薰鄉閭如是以出則功業輝  
廊廟於以步武先賢宣揚

至治豈不美哉當事者其勉之吾嘗誦詩至青青子衿哉  
鄭之所以微也又嘗誦詩至思樂泮水識魯之所以興也  
丁君莅任方一載而首先是舉則其爲政可知矣是宜記  
知府李星曜撰

聖人之道備於六經自刪述而後孔門七十子之徒並受

其義其得與斯道之傳各有淺深厚薄之不同而經傳則  
道傳是以百家子史不得與經術同穆深之氣學必有本  
亦必得其所宗而後德行文學體立用行聖人之道心源  
可接將綿衍於無替也朝邑舊有社學雍正丁未余蒞任  
之次年迄今壬子六載以來鼎新聖廟卽借公捐餘資重  
加修建中構堂後起書屋東西並建配房臺門圍垣靜深  
宏厥將進諸生肄業其中以課實學而儲人才延經明行  
修之士學院事崇祀卜夫子子夏題曰西河書院夫大河  
以西皆魏地孔子沒子夏退居西河教授生徒魏文侯師

同州府志卷中 文徵錄

至

事之咨以國政段干木田子方皆出其門魏人疑爲孔子  
昔曾子嘗請子夏曰吾與子老於西河之上當日設教既  
久其與諸弟子漸摩於道德者既公以溥而入人爲最深  
邑中諸生進而請口仰陽夏陽川瀕河有子夏石室韓城  
有西河村建祠奉祀又有卜家村卜氏其苗裔也傳稱西  
河未知定處余曰大河以西是焉往而非西河也先賢設  
教其杖履所遊歷何所不至生徒所親炙何地無人何論  
乎兩河東西何分乎朝郃韓城也邑治去河東數十里許  
古爲河西縣祀之又何疑焉大道常新十載茫茫卽今考

其里居本衛人而墓有二一在曹州西三十里卜垆都一在河津縣西五里新豐村園林栖賢之墟且無定處而必欲以餘延大川指一席之地以爲援據是將使三千之徒皆羣萃於東山泗水間而七十二廷聖人轍環周流之地所在請業者卽不得居杏壇弟子之列是何膠柱之論也乎夫子夏傳經者也趙氏謂孟子長於詩書程子謂知易禮春秋莫如孟子子夏習於詩能通其義著爲爾雅相傳毛詩序皆其遺說明正始之道王化之基詩教賴其羽翼孔子曰詩之於事上有堯舜之道下有三王之義是典謨

同州府志卷中 文徵錄

聖

吳義其歸一揆長於書也持滿戒盈終身奉行長於易也五至三無而通於無體之禮無聲之樂又傳禮在於志長於禮樂也榮先王之義公羊高穀梁赤親受其學長於春秋也接千聖之心傳精微一貫啟後承先卽經傳道流衍大澤不猶在華原三水間乎余久居是邦知邑多君子宋元以前文獻無徵有明一代人文倍出載在志乘筆不勝書其長者程編修高侍御韓司寇忠孝節烈氣壯河山而遺佚如王復齋研究性理學登堂與直與河津文清東西相印今與紳士周旋皆敦本崇實尙氣節不務紛華砥

學勵行不徒以帖括爲工卜夫子之教澤源流自遠論者謂漢儒明經不明道余直以爲未嘗明經耳學者於中誦法而景仰之追宗前哲萃薈六籍探其本而咀其華折衷於一不爲旁雜得聖人之道法之所由傳則經學昌明大道之統淵源可繼是則聖人之徒是余之志也夫余今以讀禮去振興教化丕煥斯文尙俟後之君子知縣楊臚賜撰

養濟院碑記

同州府志卷中 文徵錄

聖

天下之民有四曰士農工商是以政治之大者不過養士勸農通商惠工而已又其中有鰥寡孤獨爲教養所不及者國家特設養濟院爲之室廬以居之衣食以給之俾此顛連無告之民得以優游卒歲蓋軫念民瘼之意無微不至至渥也朝邑舊有養濟院在城外不知起自何年至今棟宇無存鞠爲茂草哀此荒獨將安所依乎縱彼僦屋可居而形單影隻未免魂夢難安况乎無枝可棲而借爨親隣何堪風雨漂搖滿目淒涼徒增寤歎當亦仁人君子之所惻焉心傷而泣此土者之所身任其責而莫辭者也余

自丙戌歲杪承乏茲邑每於孤貧支放月糧之下視此情  
况心甚悼之但邑之弊政更有大於此者不得不缺焉有  
待五年以來如城池學校賦役鹽法諸大政次第經營庶  
幾廢者興弊者革土習弦誦民安樂業四境之內翕然就  
理乃改卜於城內西南隅開曠之地鳩工庀材悉出俸金  
構房四十間俾此五十五名口之孤貧得有寄宇焉自此  
以後不惟棲身得所弗憂風雨之焦勞而朋輩相親亦免  
呻吟於中夜是雖愛養之一端或亦治化之小補孟子云  
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非謂先務乎此也亦曰於此  
尤加意爾余也讀書有年敢不體而行之乎若夫隨時修  
葺毋令破壞以致窮民失所更望後之君子肯康熙五十  
一年歲次壬辰八月穀旦

修磚城記 以下仰賜

韓邦奇

郟陽故城故女牆土歲修歲損或妨稼穡民苦之閱視使  
者至則飾以灰而使者又不時至日圯王侯易以磚城故  
有損薄者增築之始堅而可守郟陽古形勝地也被山帶  
河環以深塹得人以守雖數萬之衆環攻歲月亦未加之  
何也書曰申畫郊圻慎固封守以康四海是豈泛然興作

同州府志卷中 文徵錄

壘

已乎

陳侯修城記

康姬鼎

晉陽陳公莅郟值流賊嘯聚毒此一方民公御之民幸獲  
安堵公更登城巡視見其圯壞慨然歎曰誰實作民父母  
坐視城墉之墮如此耶乃更修之崇五尺規模雄峙居然  
一方保障矣

修鐘鼓樓記

盧常

郟陽卽漢之馮翊境大壤沃野居陝西諸縣右比年以來  
兵燹之餘門閤隘庫樓觀弗飭於以納天子之命出令行

同州府志卷中 文徵錄

壘

化朝夕吏卒往來簡陋不中程度六年冬廣西李魁來丞  
是邑明年政成封內時豐聚財積穀以新之乃命史揆時  
庀徒以畚以築以繩以斲門阿是經樓觀是營不督不期  
役者自勸自七月始事至十月畢工崇墉峒與重檐相瞰  
壯不及僭麗不及奢憲理政事於是伐鼓鳴角以警昏聩  
邑之人士咸易聽觀莫不喜悅推美夫理必有隆不得而  
殺政必有舉不得而廢丞於是之矣宜勒石以書其實  
使後之人於丞有攷矣

修名宦鄉賢祠記

劉應卜

余宰郟陽方視學肅謁 先師集青衿訪人文盛衰匪獨  
甲第寥廓乙榜不見收者已七年矣余惻然周視學宮見  
櫺星門外僅二步許卽有大坊歷之西有鳳麟呈瑞東有  
河嶽鍾祥二坊然不在大門外東西而在官牆之腋越歲  
毅然決之獨見移大坊於正南二十步之外二坊置驛道  
東西左徹豁然矣大坊南一水隔且以爲外泮橋之達城  
南墻橋南一坊顏日月衢發級登城東行三十步爲文昌  
閣又東百餘步爲魁樓城東南隅也內泮傍有二溝惡其  
相射也塞之名宦鄉賢二祠在二門內非制也外移之明

同州府志卷中

文徵錄

渠

倫堂久圯越三月始成兩齋又隔年始就元聖祠亦次第  
舉焉始萬歷戊申三月訖庚戌四月是舉也率愚意創建  
而是科已酉遂有得雋棘闈者夫禮陶樂淑深於作人也  
修學其淺者耳砥德礪行精於立品也撥科其粗者耳愚  
姑爲其淺者粗者所持青衿輩藏修游息於斯以副明主  
之求後先相望也因述其事以記之王進士又且記曰爲  
政有法法之善者愚人可以守爲法先教教之善者歷千  
百年而長治故古人立學所以爲教訓之以孝友媯睦之  
旨以馴其性性馴則化治化治則教成教成則無餘法山

谷之鳥初入樊籠習習觸其四隅氣結煩冲久之念稻梁  
之恩也放之而不去其性旣馴而於中無所不足也然則  
古人之先務可識矣 今天子甫親政卽議幸學天下熙  
熙然知

聖人之右文而侯甸之外不無沿衰弊而蹈陋習者郟陽  
之學素稱闕麗東偏 啓聖祠日久不理茅椽漸頽舊有  
尊經閣爲邑大觀鞠爲茂草官是土者足跡不至其地或  
至其地亦將視補葺爲迂務辭以不暇康熙七年八月八  
日雲州郭公九芝以萬年丞來視郟篆次日卽謁廟見其

同州府志卷中

文徵錄

渠

狀憂甚急自於撫使者其言曰孔子志在春秋行在孝經  
未有自居廣廈而使父露處者其何以立教耶因請邑城  
舊貯之貲許之乃庀木石施塗墍復計會尊經閣之費不  
足議捐不足再議捐不兩月梁蓬蓬然戶歎歎然以次告  
成嘻公之舉所謂行古之道乎古者大政如鄉飲禋祀老  
老用賢勸耕治兵之法皆寓於學明其勸獎而昭其董戒  
後人浸壞春秋二仲率僚屬修祭享之文而已王荆公謂  
今世無學而有廟郟之無學有廟久矣又漸漬而廢其廟  
使杏壇一席卑於梵刹何政令之爲耶郟俗朴且僻朴故

於性爲近僻故於聞見爲寡今既啓其廟將將翼翼矣因使鄉遂鄒鄒之士羣聚講舍教人倫以厚原本而卽習詩禮六藝之文絃歌羽籥之節進退升降揖讓之容以應天子重學崇儒之意必有如前民薛濬岳崧輩以起者是因有廟而遂至有學邨人士其亦知所務哉先是公在萬年大司馬賈公苦秦無水利欲修東郊龍首故渠以利民經歲不就公率役開濬齋戒爲文告神遂竣又奉命修關中通志上下數千年記其人物節義土產地利與夫因革興衰之故聲名溢於郡至是代吾邨清賦役易風俗除關門芻豆之累爲人立法人歌於塗而初下車先理學宮爲設教之端則所謂有道者矣

重修文廟記

乙酉冬承乏斯邑謁

至聖夫子廟見有傾圮者欲葺之未逮也丁亥秋督工經營 啟聖祠明倫堂及東西坊而尊經閣及兩廡戟門鄉賢名宦忠孝等祠亦皆頽崩戊子春集紳士議新之余力爲設構落成於八月既望且於明倫堂後重建敬一亭櫺星門前增置照壁次第煥然余敢自以爲功哉贊是役者

同州府志卷中

文徵錄

堯

學博王君沛青王君廉選貢任欽國學生王賓康潤玉李克仁生員郭士容也

建儒學記

時彥

邨陽邑小而僻有爲者所不當至至者以謂不足爲而不爲也官事職業不可須頃怠者且廢不舉因循不急之務從可知元祐辛未有令來閱事先後緩急爲綱紀法度以其序治之累月獄訟衰農事勸號令行期會應邑用翕然稱治越明年理孔子祠爲學舍以教養邑弟子且以來四方士而邑之人乃始相與疑曰令實建矣而更迂奈何令卒不顧學克成堂室齋廡祭器什伯略具乃以書抵藉田

同州府志卷中

文徵錄

堯

令王實仲弓求余爲之記余曰令不迂矣夫學校者禮義政事之所自出古之爲政者之所先務也未流之弊遂爲不切於時而間有傑然自異於薄俗之中則彼不能者必忌而咻之曰是迂疏者不然俗吏邀名耳地大人衆且不免咻則一邑之小以是迂其令尙何怪然而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邱者焉不如邱之好學也十室至小邑耳雖孔子不以小故無其人况不爲孔子者乎惟不知所以學則雖大必廢而彼小者亦何足道且天下十室之積

也治天下者在所積而已今夫設官置吏布滿天下皆上  
之人所與治天下者也願惟縣令爲最親於民後世縣令  
官小無權而猥事擾之使不得行其胸中以與古人等於  
是縣令始賤可厭而士或俛仰爲精祿計至則數日代去  
別希其所欲雖或才智不肯苟簡慨然思有所作爲而齟  
齬階級勢不得便或者凡庸摻制要領而妨忌兼至屈勉  
聲氣求閱朝暮且恐弗暇奚暇求其所以治哉然則上之  
人蓋亦不可以不知也當使天下之士不鄙小官而爲之  
縣令者有以自思曰是百里有民社足以爲政曷可苟又

同州府志卷中 文徵錄

卒

曰令可暫也縣不可暫上之人所以委以與我者爲能治  
之耳必求所以治而不可暫則豈特簿書期會而已蓋將  
有以本教化美風俗善吾人以士君子之道然後出禮義  
舉政事而無不可者推一邑之小以達天下之大則其於  
爲治也何有孰謂知此而迂乎令不迂矣邑人其無疑令  
左宣德訓河內李百祿祐實予之友人云

修古莘書院記

梁善長

皇上御極之二十五年冬十月余自白水調任郃陽謁  
廟後詢知書院膏火出自邑宰諸生時聚時散余曰書院

者養育人才之地磨礪風俗之原我

皇上所諄諄諭守土官留意焉者也教化不興而遠欲治  
之少如乎古人不能也今可吝此區區者而不加之意乎  
因白諸郡憲約亭李公達於道憲司垣屠公聘孝威進士  
程君明昱者爲山長擇邑之英傑士肄業其中今已三年  
矣余嘗覽郃邑書院故在學之南明隆慶間李君希松建  
後改爲公署遂久未議立歲甲戌今大家宰榕門陳公再  
撫陝因事至郃以創建書院命署令談君恕行親行相度  
得地於元聖祠後方廣三畝九分有奇洎邑陵楊君發智

同州府志卷中

文徵錄

卒

蒞任乃募金庀材謀吉輿役爲講堂三間後室三間左右  
舍各十四間堂前籬以垣墉穴其中爲門如月形門之東  
偏闢道爲坊二是舉也楊君主之計其金一千有餘肇造  
於乙亥春二月至臘畢工余至郃之明年冬撤月門而高  
其開闢架以四楹飛甍畫栊略與講堂稱又於堂東西隙  
地爲翼室各二間門之西邊爲守闈人房三間旁附以廡  
又撤其兩坊架四楹爲大門墀高與元聖祠等顏曰古  
莘書院告成於癸未之十月凡門闥窗櫺簷登階凡或更  
易之或飭新之其經史各籍與夫一切器物咸爲備置夫

事不必其專成力不必自己出余非好踵增也前人之有待者余爲終之而已是舉也計其金幾半千邑民輸三之一楊君卒於任書院故無碑余乃述其顛末如此

捐書院膏火記

席奉乾

今 聖天子右文廣教一道同風雖在僻壤遐陬莫不有學邇邑古莘書院前令梁君曾設舉比延師講貫諸生肄業者皆斐然可觀惟是膏火歲費數百金書院僅有薄田頃餘租課幾何甚非所以示常久乙酉冬余莅茲土見濟濟英才皆堪有造而民風亦復尙義崇文因思竟前令

河州府志卷中

文徵錄

奎

未逮之志倡捐得銀三千有奇詳明上憲各見喜許余方愧撫字未能稱職而竊喜此邦人士之量力解囊共成此鴻舉也其法交商營息公議廉正之人稽其成數俟有良田券置之以垂永遠無患侵那不致虧缺去年秋余增徐進士賁以視余來邇卽欲東歸縉紳先生謂主講虛席咸請就館然余更有爲多士勉者毋趨浮競毋尙虛文本未交修人推重器是則余之所厚望也夫

重修學宮記

王又旦

皇帝在位十有三載有事於徵調

廟堂之上胥衣旰食振旅興師自卿大夫下以及福彊下

吏冷署閒官羣力殫志皆以輸輓爲事而黨庠遂序釋奠釋菜尊賢養士之文欲治弗暇蓋先其急者而餘可緩也邇陽學宮漸圯梁棟傾頽赤白侈剝匪伊朝夕廣文葛君惴惴以爲慮於軍興旁午時庀材治具崇其堂構煥其塗墍飭而新之急其所急而並能急其所緩也噫勤矣其取資也以學前隙地一畝奇易金四十有餘不敷者借邑令成君捐助王丞沈尉亦勸其事一木一石未嘗取諸菑屋急其所緩而併能不害其所急也工始西廡漸及戟門明

河州府志卷中

文徵錄

奎

倫堂博文約禮二齋尊經閣 啟聖殿名宦鄉賢二祠又增置庖廩以供祀事經始於丙辰而落成於戊午歷年有三工告訖功固有次第哉葛君謂人曰古有學而無廟廟立而學廢學廢而廟益不飭廟不飭而欲學之興尤所不能吾生也晚不知古之所以爲學者何如而因循廟制革故爲新是吾職也吾之所爲以塞吾職耳昔人之義委吏乘田各求盡其分之所當而無敢墮也矧澤宮教化所自古者養老勸農選才徵技鄉射飲酒獻賦受成之事皆於是出今

天子詔諭諸臣時以興教厚俗爲言遐邇傳布罔不率俾  
蓋爲學之不可一日亡也是道之所由行而政之本也其  
輕之也然則葛君其知道者耶夫戴遠宏禮樂之觀裴頠  
急講堂之建偉然設施聲稱至今治其原故可以久知所  
先後道乃不廢此固葛君之志也葛君名文季字元素癸  
卯孝廉延安清澗人

廣漢隄記

李 灌

水之由來藉山者十之八九漢則迸地而湧出在王村者  
二其一爲諸漢魁然隄脆水驕一決而潰煩人事損物力

同州府志卷中

文徵錄

壺

苟且因循習爲固然司理六吉公曰圖始樂成一勞永逸  
吾籌之久矣舊隄僅尺許乃集衆謀廣其隄以丈許爲度  
興事勸功不越月而告厥成昔子瞻守杭創隄以障湖波  
居民大受其利愛而不忘因名爲蘇隄後之騷人逸士游  
詠流連遂相傳名勝漢之隄障而高則仍舊培而厚則自  
今一望如虹繞龍盤平平蕩蕩不險走而康衢矣時或臨  
流興懷連袂踏歌隄淵之懼庶幾免夫豈但水無滲泄爲  
農人之利哉更有說焉元聖耕莘道樂堯舜漢較諸水異  
甚列子所以有神漢之說卜耕莘野有心哉

重修譙樓記

以下澄城

韓邦奇

古今有未遇之賢無難舉之政有不善之治無難治之民  
是故人存則政舉欲善則民善矣昔漢廣陵前後二千石  
治之者幾人而盜起張綱單車之任而盜降顧一廣陵也  
而修亂之異者治之者賢與不賢善與不善耳吾陝之澄  
城素稱難治吏於茲土者多患苦之謂其地瘠而疲也謂  
其事劇而難也謂其民健而尙許也夫瘠而疲則賦稅多  
道欠劇而難則應酬多積滯健而許則詞訟多誣枉是三  
者皆尹之要也且弗盡而况他及乎是故縣治學宮城垣

同州府志卷中

文徵錄

壺

凡百皆損弗緝敝也甚矣嘉靖癸卯三月鄭公來尹斯邑  
不數月逋者完滯者通訟者平且簡皆數十年之廢頽一  
旦振而起於是民和頌興邇悅遠聞乃撤譙樓而增損之  
曾未旬日煥然完美縣宇城門齋堂皆將次第而更新焉  
何昔者難而今之易人所難而公則易乎吾聞公之治澄  
也嚴而弗刻罰止於懲奸寬而弗縱仁止於惠良廉而弗  
激取止於常祿夫三者皆政之經也公兼有之况以屠龍  
之手爲割雞之用乎然則澄之治也又何難哉是舉也工  
大而弗費役省而成速下無取於里甲上無損於庫藏云

公諱光溥山東益都名族京闈解元戊戌進士拜監察御史左遷今職立石而記公功者二尹金君時用也法得附書

鄭公新修廟學記

韓邦奇

余生華嶽之下長而遊齊魯陟秦嶽遊晉代陟恒嶽遊梁豫陟嵩嶽遊荆楚陟衡嶽歷吳越觀於甌閩足跡將遍天下凡梵宇琳宮巍然壯麗有上擬廷闕者類皆其徒自爲之迺閱孔廟視學宮頽敗剝落甚者不庇風雨今官於郡縣者獨非孔氏之徒與且琳梵之修建國有禁例若廟學

同州府志卷中 文徵錄

奕

又孰從而禁之哉侍御鄭公諱尹是邑末期年政通民和乃撤文廟學宮而重新之神有依而土有業羣情大悅於是教諭何君相訓導王君幾王君得祿率諸生韓照習朝用路雲衢來問記若公者其真孔氏之徒與余讀宋史至循良傳意其人必吁吁煦煦無所動於民也及觀其治行迺肅紀綱正法度闕四野實倉庫捕盜賊濬水渠繕城池抑兼併修武備謹置郵禮百神興學校於是歎史臣之有識也若公者得不謂之循吏也哉公之素善余已備識於譙樓記其行已立政皆孔氏之徒也豈特廟學之修而已

哉使琳梵之徒見之亦將歎曰吾輩方行天下獨見鄭公耳公諱光溥字伯公號一山山東益都人起家進士嘉靖二十三年甲辰冬十月既望立石

創修名宦鄉賢二祠申文畧

明 徐效賢

澄城縣爲議處修補廢缺典章事切惟治民事神地方重務如通祀山川社稷祖宗舊章近祀名宦鄉賢聖朝新典人神尤賴遠近丕遵顧茲澄城獨以疲縣僻處山隅苟安鄙陋二壇則屋宇初無一木二祠則牆院訖無一抔卑職才弱識淺因循隱忍至今罪不容辭體勘得本縣儒學文

同州府志卷中 文徵錄

空

廟與城隍廟前中界舊有坑壕一處曠閑無用不時勸率在官人役於閑暇時日將挑濬城壕餘土堆積填平卽今丈得平地一段東西長十丈南北五丈堪以招人置蓋房舍居處生理爰令耆老喬文宗等公同估計得共該價銀五十兩與官民通無干得相應與人管收修補前項廢缺等因節蒙巡撫謝巡按徐提學顧等衙門批准將前地變賣價銀修補廢缺壇祀事完申報

查議名宦鄉賢牒文略

徐效賢

看得二祠之設所以褒表前修風勵後進關係匪輕修學